

布老虎



中篇小说

2002

春之卷

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|
| 莫言 | 扫帚星 |
| 魏微 | 夏日一九八六 |
| 程青 | 机密游戏 |
| 安妮宝贝 | 七个月零九天 |
| 孙惠芬 | 保姆 |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BULAOHU ZHONGPIANXIAOSHUO

布老虎 中篇小说

2002 春 之卷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老虎中篇小说/莫言等著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 - 5313 - 2419 - 9

I. 布… II. 莫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591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东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字数:200 千字 印张:9 $\frac{1}{8}$ 插页:2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常 晶 朱洪海

责任校对:顾 季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马寄萍

ISBN 7 - 5313 - 2419 - 9 / I · 2121

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《布老虎中篇小说》2002 (春之卷)

莫言	扫帚星 / 1
魏微	夏日 1986 / 43
程青	机密游戏 / 127
安妮宝贝	七个月零九天 / 209
孙惠芬	保姆 / 239

莫

言

扫帚星

几句客套话后，年轻的小报记者拘束地坐在雪青色的真皮沙发上。她的身上好似长了刺，屁股在沙发上不安地扭动着，发出吱吱的声音，听起来很不文雅。记者羞红了脸，欠了一下身，不敢再动。她从手提包里摸出了一管口红和一瓶香水，递给她，说：“这是我托朋友从巴黎带回来的，请笑纳。”她接过礼物，看看牌子，说：“不错，谢谢你。”她打开香水瓶子，喷一点在手背上，举到鼻下嗅嗅，满意地说：“到底是法国货！”然后她又拧开口红，让那嫩红的芯子伸伸缩缩。她的眼睛时而含情脉脉、时而略带嘲讽地盯着记者。记者干咳了几声，抬起头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听说，您有一个奇怪的浑名，叫做……‘扫帚星’？”格格格一串笑声，像母鸡叫蛋一样，从她的嘴里喷出。然后她羞答答地抬手掩了一下嘴巴。然后她摘手。然后她正襟危坐，双膝夹紧，神情严肃，略带嘶哑、富有磁性的话语滔滔而出。

这个浑名奇怪？你真的认为这个浑名奇怪？“少所见，多所怪，见了骆驼说马肿背”。不瞒你说，咱家的浑名多多，“扫帚星”只不过是其中最普通平常的一个。如果你把这也说成奇怪，那么，“狗不吃”怪不怪？“雪兔子”怪不怪？“乌鸦嘴”怪不怪？“奸棍子”怪不怪？“二尾子”怪不怪？还有起码五六七八个，一个更比一个怪。你不要以为咱家这些浑名是随便瞎起、没有意义的，不，咱家的每一个浑名后边都跟着一串儿故事，就像老母鸡屁股后边跟着一群小鸡，就像老母狗后边跟着一群小狗，就像老大娘后边跟着一群子孙，就像老将军后边跟着一群士兵。你想知道人们为什么叫咱家“扫帚星”？听咱家对你慢慢道来。你是一个翩翩少年，唇红齿白，

彬彬有礼，让咱家看着顺眼，心中愉快。你也许不知道，自打咱家做了十七次手术，实现了多年的理想，今日是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；你当然知道，想采访咱家的小报记者像苍蝇一样多。咱家接受你的采访，是你的幸运，是你的光荣。你不必说那么多肉麻的话，咱家喜欢你才这样做。咱家决心帮助你，给你提供一个成名成家的机会，希望你成名成家后不要忘了咱家才好，当然，忘了也无所谓，这个世界上，寡情薄义的基本上都是男人，咱家被男人欺骗得太多太多，再多一次又有何妨？咱家的脚趾甲刚涂了寇丹，不愿意起动，麻烦你请你帮咱家把针线筐拿来，咱家一边绣花一边与你谈话。

她微微欠了一下身，接过了用白柳条编成的绣花筐。

她仿佛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下白色的长裙，遮住了略嫌粗大的膝盖，展现出光滑无毛比女人还女人的小腿。

两只脚白生生，鲜红的趾甲亮晶晶，好像宝石，好像十只鬼鬼祟祟的小眼睛。

右脚腕上套着一条金链子。

白色的丝质长裙上，在胸口那儿，也就是女人们的宝贝那儿，如果她也有的话，看样子鼓膨膨的像是有，啊，当胸那儿用红绒线绣着一朵梅花。她的丝裙开胸很低，露出了那两根纤弱的锁骨和十分逼真的“乳”沟。

她的长长的脖子很光滑，这是一般的变性人都要用心遮掩的地方，她却毫不顾忌地袒露着。据说为了消灭这个喉结就动了两次手术。

下巴尖尖的，没有胡须，但还是能看出曾经有过胡须的痕迹。

腮上有两个很大的酒窝，人工的痕迹很重；但的确漂亮。

明亮的灯光照耀着她。

她慵懒地仰靠在沙发上，拿起绣花绷子，煞有介事地绣了几针后，就点上了一支又细又长的女士香烟，老练地吸起来。

拿烟的手指翘成了兰花模样。

她的嘴唇有点厚，尤其是上嘴唇，仿佛肿胀似地往上撅着。这样的嘴唇如果生在一个男人嘴上会让这男人显得满脸蠢相，但生在女人嘴上就显得很生动很性感。那唇上涂着一层紫红唇膏，像成熟的野葡萄。

她的牙不甚齐，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缝。为了矫正这缺陷，她的牙上戴着一副珐琅质的牙套。

“如果你把我当成一个“人妖”，那就滚你妈的蛋！”因为戴着牙套，她说起话来有点含糊，“本来，在没摘牙套之前我发誓不见任何人的，更不要说接受记者采访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，我把您当成姐姐……”

咱家这就对你说说“扫帚星”的事，小伙子，打起精神，集中精力，不要把咱家的话漏掉，咱家今日对你说个痛快，这样的机会对你来说千载难逢。当然，你当然可以录音。

1968年3月27日晚上，咱家在黑龙江边蛤蟆屯出生。那天天空晶明，气候寒冷，小北风从墙缝里往屋子里钻。咱家不是神，咱家是凡人，咱家是凡人当然就不可能知道出生时的情况。咱家现在对你说的，都是咱祖母对咱说的。那时咱家没有摄像机，没有摄像机自然也就不能把咱家出生时的情况录下来，遗憾，当然遗憾，不用你说咱家也知道这是很大的遗憾。等咱家生孩子时请你来把全部的过程录下来。社会在发展，人类在进步，前辈的遗憾，决不能在后辈身上重演。咱家做变性手术的全部过程都录了像，待会儿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放给你看看。等咱家生孩子时你愿意来给咱家录像吗？哈哈，你真是个孝顺孩子，咱家喜欢你这样善解人意的男孩子。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你在不断地舔嘴唇，别不好意思，咱们俩谁跟谁？想干什么就说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

祖母说咱娘细腰丰乳，皮肤光滑，头发像三江平原上的泥土一样黑得发蓝，肥得流油。为了给咱爹选媳妇，祖母躲在温泉后边的树林子里，端着苏联红军留下的望远镜，整整观察了

三天。周围十几个屯子里的大闺女，让咱祖母看了一个遍。咱先给你说说这个温泉。这温泉名叫神女泉，天上的仙女常来这里洗澡，想当年牛郎就是在此偷看了织女，并偷走了她的衣服，成就了一桩天上人间的美好姻缘。温泉坐落在凤凰山后边的一个小山包的正顶上，好像一个大碗的形状。一股股的泉水，冒着热气，散发着浓浓的硫磺气味，从碗底冒上来，五冬六夏，从不间断。温泉的周围，生着茂盛的树木，有红云杉、黄菠萝、紫椴木、白桦树、黑桦树……这里终年郁郁葱葱，老春时节，灌木枝条上点缀着团团簇簇的花朵，五彩缤纷，香气袭人。温泉里腾腾上升的水蒸气驱散了寒冷，形成了一个小气候，北国的小江南。从咱家到温泉要走十几里山路，那可是真正的崎岖小路，要不断地分拨开生着硬刺的灌木枝条才能行走。路面上满是野牲口的脚印；灌木枝条的针刺上挂着野牲口脱落的冬毛。你要小心看着脚下，免得踩了野猪粪或是孢子屎。梅花鹿，当然有，还有马鹿、麋鹿。黑熊，有黑熊，不但有黑熊，还有一大堆关于黑熊的故事。老虎，当然有老虎，没有老虎的山林算什么山林？不过老虎轻易不到离屯子近的地方来。它是山大王，自然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，就像皇帝躲藏在金銮殿里。老虎孤独高傲，独来独往；其实它很怕羞，像一个名门闺秀。她不愿见人，尤其不愿见男人。男人一肚子污泥浊水，肉是酸的，血是咸的，老虎吃了闹肚子，所以老虎连男人的肉都不吃，加上调料蒸熟了端到它的嘴边它都不吃。老虎实在饿急了要吃人，也要找一个年轻肉嫩的女子吃，最好是处女。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，黑龙江、松花江、乌苏里江，大江小江都开了江，沟沟壑壑里运行着桃花水时，周围屯子里的大闺女都要到温泉里来洗澡。洗去猫了一冬积存在身上的灰垢，没找婆家的就清清爽爽地找婆家，找好婆家的就干干净净的结婚。闺女们都知道，在这三天内，温泉周围的树林子里，埋伏着许多给儿孙相亲的老娘们。这是公开的秘密。闺女们为了给自己未来的婆婆留下个好的印象，或是为了尽早地被选中，都

把这三天的洗浴看成登台表演，自然也就把温泉及温泉周围看成了舞台。

话说咱祖母拄着一根稠李子木拐棍儿，脖子上挂着一架苏联红军指挥官用过的高倍望远镜，晃动着小山一样的身体，气喘吁吁地，用木棍分拨开青的蓝的紫的红的一律湿漉漉地努着芽苞的灌木枝条，向着神女泉进发。她的嘴里嘟嘟哝哝地骂着脏话，既不是骂人，也不是骂动物，更不是骂植物。骂脏话是咱祖母的一个生活习惯，如果咱祖母不骂脏话了，那么她一定是死了，因为即使在睡梦里她的嘴巴也舍不得闲着。咱祖母的血管子里有一半蒙古血，所以她的双眼细眯，额头扁平，两边的颧骨高高鼓起，好像两个明亮的橡子面小饽饽。杜鹃枝条悠悠晃晃地敲打着咱祖母的脑袋，锦鸡儿枝条拨弄着她的膝，越橘枝条的尖刺扎破了她的额头。清凉而苦涩的灌木丛气味熏得她不断地打喷嚏。咱祖母的喷嚏都是从丹田打出来的，十分地雄浑响亮。听她打喷嚏你绝对想不到她是一个老娘们。听她打喷嚏你会认为她是一匹膘肥体壮的母马。咱祖母说她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，忽听到眼前发出一阵低沉的呜咽，定睛一看，一头灰色的老狼，蹲在路上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咱祖母说那头老狼骨架庞大，坐在被灌木枝条遮掩住的泥泞小路上，好似一座小庙。它的半截尾巴像一把破炊帚，弯曲在一丛红花鹿蹄草旁边。它脱离了群体，满脸的孤独神情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倒霉蛋。咱祖母富有山林经验，深知这种离群野兽的厉害。它的肚子吱吱地鸣叫着，说明它已经很久没吃东西，腹中饥饿难挨。咱祖母知道这种饥饿孤独的老狼胃口特大，一次能吃掉半头牛。她说她没有害怕。她说她只是感到心脏像野兔子碰门一样碰着肋条。她说这不能算害怕。她说一个过惯了山林生活的人如果见了匹老狼也害怕，那就是没出息的孬种，这样的人当了共产党必定要投降国民党，当了国民党必定要投降共产党。她说她没有后退半步，她说如果你后退半步，老狼就会腾身跃起，恰似一道闪电；不等你省过神来，你的脖子就被它咬断

了。然后它就用爪子豁开你的肚皮，先吃你的五脏六腑，接着吃你的肉，最后连你的骨头也嚼碎了咽下去，连半点骨头渣子也不会剩下。她对着老狼微笑着，好像狭路上碰到了个久别的故人。咱祖母微笑罢了，就破口大骂：“张三张三，日你亲娘，日你亲亲的娘！”对，咱们这些从山东省迁到关东来的人，都管老狼叫张三。她一边骂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拐棍，“去年你这个狗日的偷吃了我家一头猪，那是你奶奶我养了一春一夏加一秋的猪，肥得连十步路都走不了；你奶奶我本想把这口猪杀了过个肥年，谁曾想竟被你这个狗日的给赶走！你狗日的本事真够大的竟然能把它赶得飞跑！你狗日的用嘴咬住它的耳朵，用你那条该砍掉的扫帚尾巴抽打着它的屁股，一溜小跑就进了山林。你狗日的与我那猪简直像是多年不见的相好，我那猪连一声都不叫就跟着你窜了！你吃了我的猪，害得我一家过了一个清汤寡水的瘦年，害得我一春天肠子里缺油。我正要找你算账，想不到你个狗日的自个送上门来了！”她对着老狼大声喊叫，老狼身体不动，硕大的脑袋对着咱祖母频频点动。她说她以为自己的话已经让老狼的良心发现：老狼点头，说明它正在反思错误，并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。她心中暗喜，举起拐棍，几乎戳到了老狼的鼻子，“既然认错，那就给我乖乖地滚蛋！”但老狼依然不动，只是点头。“点你娘的什么头？难道还要让俺用棍子捅着你你才肯钻进山林吗？你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奶奶我脾气不好，沿着黑龙江一溜十八屯都有名，你最好不要惹恼了我，惹恼了我你就要倒血霉！奶奶我连老毛子和小鬼子都不怕，难道还能怕你这头瘦狼？俺也不用拳打你，俺也不用脚踢你，俺只要一腚墩在你腰上，就能把你墩瘫了。你以为俺不知道？你们这些东西，是铜头铁腿麻杆腰，擒贼先擒王，打狼先打腰！”她说简直是大白天见了鬼，那狼竟然将两条前腿一蜷下了跪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咱祖母退后几步，又退后几步，把拐棍架在灌木枝条上，端起垂挂在胸前的望远镜，熟练地调整好焦距，将老狼套进镜中。俺的个天！她说，那头老狼被猛

然地放大了二十倍，脑袋像一个大号的柳斗，连狼脸上的每一根毛都看的清清楚楚。咱祖母说，老狼黄色的眼睛里，竟然流出了眼泪。她心里充满了感动，说，“你这张三，这是怎么个说词？不就是头猪吗？你吃我吃都是吃，吃了就吃了，用不着下跪。奶奶我不是那种鸡肠小肚的女人，奶奶心比天宽，虽然不是宰相，但肚子里也能撑开火轮船，算啦，赦你无罪，起来吧！”但那老狼还是跪着不起来。咱祖母说，“这就邪了门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实在不行俺就让你吃了，你也别哭。俺心软，看人哭都要跟着流泪，何况是狼哭……”咱祖母唠叨着，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老狼。她看到，狼的鼻子干干的，狼脸上的灰毛被眼泪湿了两片，狼眼角上沾着眵，狼耳朵耷拉着，它还浑身哆嗦呢。咱祖母恍然大悟道，“明白了，你这鬼东西，是病了吧？可俺也不是医生，治不了你的病，要不你就跟着俺回家，俺给你熬一锅姜汤，你喝了姜汤，蒙上被子，发一身透汗，也许就好了……”老狼张开了大口，祖母说，“你张口是什么意思？是要吃我吗？”狼张着口不回答。咱祖母端起望远镜，往老狼口里这么一看，看到老狼的咽喉深处，横卡着一根银簪。

咱祖母说她的心里一阵冰凉，想起了屯子里许老疙瘩的新媳妇被狼吃掉的故事。她放下望远镜，抓起拐棍，在老狼的脑袋上狠狠地敲了一记，只听得哐地一声响，像敲在了铁砧子上，果然是狼头似铁，名不虚传。咱祖母怒道，“杂种，那新媳妇是你吃掉了？”老狼点点头，两粒大泪珠子啪哒啪哒掉在地上。“那是一个多么水灵的小媳妇，”祖母说，“隔着皮能看到里边的汁儿，老疙瘩还没稀罕够就被你个狗日的给祸害了！可惜啊，可惜！要是让老疙瘩碰上你，非活剥了你的皮不可。你吃头猪，叼只羊，咬死头牛，都不算罪过，可你吃了一个大活人，你糟蹋了咱黑龙江边上最美丽的女人，让我怎么解救你？滚吧，受罪去吧！”祖母想走过去，但老狼拦着她不让路。咱祖母仰起脸，望了望咱黑龙江边蓝得透明的天，叹了一

口长气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说，“罪过，罪过”，便把那只像老树根一样的手伸进狼的咽喉，将那根深深扎进狼喉的、发了黑的银簪子拔了出来。她端详着银簪，连连叹息，然后将银簪插在脑后的发髻上。老狼对咱祖母点点头，灰溜溜地钻进灌木丛，恰似一条鱼游进了大海。

祖母来到温泉边，坐在一块被繁茂的胡枝子掩映住的石头上。石头上长满苔藓，形状如一个硕大的猴头。她抬起衣袖擦了擦满头的冷汗，从肥大的衣襟内摸出烟锅子，挖上一锅子烟，用大拇指压紧，将烟锅子叼在嘴里，掏出火石火镰引火绳，啪啪啪，打着火，点着烟，滋滋地吸一口，两股浓烟从她鼻孔里喷出，好似二龙吐须。吸完这锅烟， she 就把老狼的事抛到脑后，端起望远镜，跪在湿漉漉的地上，透过灌木的枝条，逐个观察温泉中的大闺女。几十个大闺女在温泉中嬉水，欢声笑语，闹活了山林。咱娘的身体在泉水中起伏着，好像一条兴奋的大马哈鱼。咱祖母的望远镜把咱娘套住后，就再也没让她逃脱过。咱娘的背上有一块铜钱大的红痣，这是惟一让咱祖母不满意的地方。但咱祖母想到除了咱爹谁也不可能看到那块红痣，也就不吹毛求疵了。咱祖母说她选媳妇的标准第一是要有一个肥而不腻的屁股，所谓的肥而不腻其实是指不但要丰满而且还要有弹性。第二个标准不用咱家说你也能猜到，当然是要有一对馒头似的奶子。第三个标准是要有一个细腰，不但要细，还要软，像弹簧一样。不用多说，咱娘满足了咱祖母的三个条件。

在温泉周围的树林子里，埋伏着十几个老娘们，活像一些蹲碱场的老猎手。但她们都没有咱祖母那样一架高倍望远镜。她们一个个大睁着昏花的老眼，不断地用袄袖子擦着累出来的眼泪。她们在这一点上吃了亏。如果她们每人都有一架高倍望远镜，咱娘还不知道是谁的娘呢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闺女们洗浴完毕，上岸穿衣。咱祖母没等她们穿好衣服就冲到了她面前。那些老娘们也跟着冲到了她

们面前。祖母站到咱娘面前，一把就抓住了她的手。咱娘的脸顿时红了，像一个热乎乎的粉皮鸡蛋。咱祖母捏捏咱娘的屁股，捏得咱娘吱哇乱叫。咱娘的屁股像苏制“米格”飞机的尾巴一样往上翘着，这样的屁股永远不会塌下来，即便生上十个孩子也不会塌下来。生着这样的翘屁股的女人必定像梅花鹿一样善于奔跑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善于长途奔跑，对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来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祖母拍拍咱娘的屁股，满意地说：好！然后祖母又摸摸咱娘的奶子。奶子也是一等第一的好奶子，尚未经过男人手，还没发起来。祖母当过接生婆，知道什么样的奶子中用不中看，知道什么样的奶子中看不中用，更知道中用又中看的奶子百里难挑一对。自然，咱娘的奶子就是这样的中看又中用的好宝贝。咱娘的身体丰满的像一头小海豹，但她的脸看上去却很清瘦。一条高高的脆骨鼻子，鼻尖略有点鹰勾；一张唇角上翘的菱角嘴，天然地带着三分笑意；一个突出的光额头，没有一丝皱纹；还有两片白耳朵，耳垂子肥嘟嘟的。这些都让祖母非常满意。她拉住咱娘的手不松开，让那些也看好了咱娘的老娘们无从下手。祖母问：“闺女，你是哪个屯的？”咱娘看着祖母胸前那架气派不凡的望远镜，回答道“俺是凤凰屯的。”祖母说：“好好好，凤凰屯里出凤凰！你是谁家的闺女？”“俺是老吕家的闺女。”“你爹是吕大棒槌？”祖母呵呵地笑着，说，“怪不得呢，原来是吕大棒槌的闺女！不是吕大棒槌，谁能做出这样的好货！”咱娘不高兴地说：“大娘，俺爹大号叫做吕成仙！”“知道，知道你爹叫吕成仙。俺不但知道你爹叫吕成仙，还知道你娘叫真惠子，你就是那个小杂种！”咱娘恼怒地说：“你这个老杂种！”祖母笑道：“骂得对极了，咱家的确是个老杂种。咱家就喜欢有气性的杂种，最不喜欢蔫人哪怕他是纯种。回去对你爹说吧，蛤蟆屯老金家那个老杂种看上了你这个老杂种，三天后就去定亲！”咱娘说：“您也该问问俺愿意不愿意！”祖母说：“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，你回去问问你爹，咱

家跟你家，是什么样的交情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很想知道您的祖母是大脚还是小脚……”

“你疯了吗？你的脑子是进了水还是生了虫？”她尖刻地嘲讽着，“先生，我刚才说的事情，发生在1966年，那时，咱的祖母，四十岁才出头。像她那个年龄，在关里，也许还有裹脚的，但在咱黑龙江边，天高皇帝远，流行的是大脚婆娘。另外，你不要一听到咱祖母拄着一条拐棍就以为她老了，不对的，她拄拐棍是为了探路、防身、打草惊蛇，关东山的蝮蛇，开春时喜欢盘在路上，看上去像一坨牛粪，被它咬上一嘴，那就是九死一生！”

咱祖母人高马大、性格豪爽，是风风火火闯关东的角色。有了这样的祖母，咱祖父必然就是个三脚踢不出屁来的蔫人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。咱祖父姓金，名荣，外号金花鼠。他个头不高，小脸精瘦，下巴上生着几根黄胡子，一对小黑豆眼，永远是那样滴溜溜地打转，仿佛随时都准备钻到洞里或是跳到树上躲灾避难。

咱祖母从温泉那儿选媳回来，推开木栅栏院门，就大嗓子喊叫：“累死了累死了，小金快给俺烧盆洗脚水。”咱祖母管咱祖父叫“小金”，原因吗，咱家猜想是因为祖父体积较小。

祖父正在咱家那个宽大的可以跑马的院子里点种向日葵。每年的秋天，咱家的院子里就是一片向日葵森林。黄花如盘，盘盘相连，在太阳下黄成了一片海。

祖父咕嘟着嘴，扔下镢头，走进灶间，拖过一个大木盆，揭开木锅盖，抄起葫芦瓢，就往木盆里舀水。

祖母满意地说：“你还真行，知道咱家回来就要烫脚。”

祖父咧咧嘴，问：“选定了吗？看你这样子就知道选定了。”

祖母坐在马扎子上，脱掉鞋袜，撸上裤腿，把两只脚架在

盆沿上，试试探探地往热水里放。她的嘴里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，这说明热水烫得她既痛又舒服。她抬起头，笑逐颜开地看着小金，说：“杀死你你也想不到，我给咱儿子选了个什么样的媳妇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！活脱脱一匹小海豹！你更想不到她是谁的闺女，凤凰屯的，凤凰屯里出凤凰。想不出吧？她爹是吕大棒槌，她是吕大棒槌的老闺女！”

咱祖父吭吭哧哧地说：“老吕的闺女，那当然好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个啥？！”

“老吕解放前当过胡子，真惠子又是个小日本……现在的社会，讲阶级呢……”

“屁！”祖母恼怒地说，“老魏头家阶级好，家里陈着两个痢痢头闺女，讨来给咱儿当老婆，你愿意？”

“你这是跟俺抬杠呢。”

“就是吗，”祖母说，“废话少说，赶明个杀猪蒸馒头，三天后去老吕家定亲！”

三天之后的凌晨，咱家的马车沿着江边的大路向凤凰屯进发。所谓大路，只不过两米半宽。初春天气，冻土尚未融透，路面上泛滥着半尺厚的烂泥。咱家的马车被三匹大马拉着，拖泥带水，艰难行进。起初，祖父舍不得打马，马就偷懒，速度一慢，大车的胶皮轱辘就被泥水吸住了。祖母夺过红缨大鞭子，站在车辕上，将大鞭抡圆，咣出一个个脆响，打了稍马打辕马，而且专打马耳朵，马痛得要死，怕得要命，不敢不使出吃奶的力量拉车。大车跑起来，获得了惯性，克服了泥水的吸力。烂泥被甩到大路两边。尽管远处的山头上还是白雪皑皑，但路边的林子里已是春意盎然。这里的大树早被砍光，稀疏地生长着一些衰弱的桦树与栎树；灌木趁机撒野狂长，显摆着一副小人得志的姿态。听咱祖父说，退回去一百年，咱黑龙江沿江两岸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几乎是清一色的参天红松，个个